

說部叢書

第十集
第三編

言情小說

天木 (卷上)

迦茵小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引

余客杭州時卽得海上蟠溪子所譯迦茵小傳譯筆麗
贍雅有辭况迨來京師再購而讀之有天笑生一序悲
韃作楚聲此漢書揚雄傳所謂抗詞幽說閑意眇旨者
也書佚其前半篇至以爲憾甲辰歲譯哈葛得所著埃
蘭情俠傳及金塔剖尸記二書則迦茵全傳赫然在
哈氏叢書中也卽欲郵致蟠溪子請足成之顧莫審所
在魏子冲叔告余曰小說固小道而西人通稱之曰文
家爲品最貴如福祿特爾司各德洛加德及仲馬父子
均用此名世未嘗用外號自隱蟠溪子通贈如此至今

人莫詳其里居姓氏殊可惜也因請余補譯其書嗟夫
向秀猶生郭象豈容竄稿崔灝在上李白奚用題詩特
哈書精美無倫不忍聽其淪沒遂以七旬之力譯成都
十三萬二千言於蟠溪子原譯一字未敢輕犯示不掠
美也佛頭著糞狗尾續貂想二君都在英年當不嗤老
朽之妄誕也

畏廬林紓書於京師春覺齋

題詞

積雨臥病讀琴南迴茵小傳有感

錢塘夏曾佑

萬書堆裏垂垂老。悔向人前說古今。薄病最宜殘燭下。暮雲應作九洲陰。旁行幸有

伽婁筆。

潘籟三密妙稱伽婁仙人造右行迦書印度發喜難窺大梵心。帝印度之上大梵天王也發喜者謂梵王以會得言情頭已白。撚髭想見獨沈吟。然余未見也。

買陂塘并序

畏廬居士倚聲

秋氣既肅。林居寡歡。仁和魏生。時時挾書。就余談譯。齋舍臨小橋。槐榆蒼黃。夾以殘柳。池草向瘁。鳴蜩四徹。寥然不覺其詞之悲也。迴念身客馬江。與王子仁譯茶花女遺事。時則蓮葉被水。畫艇接窗。臨楮歎喟。猶且弗憚。矧長安逢秋。百狀蕭瑟。而迴茵一傳。尤以美人碧血。沁爲詞華。余雖二十年庵主。幾被婆子燒卻。而亦不能無感矣。爲書既竟。仰見明月。涉筆窗間。卻成此解。

倚風前一襟幽恨。盈盈珠淚成。纓紅癢。點鴛鴦。翅蒼際。月明交頸。魂半定。倩藥霧。

茶雲融得春痕凝紅窗夢醒甚恨海波翻愁台路近換却乍來景樓陰裏長分紅
幽翠屏消除當日情性篆紋死後依然活無奈畫簾中梗卿試省碧潭水阿娘曾蘸
桃花影商聲又警正蘆葉飄蕭秋魂一縷印上畫中鏡

尼本迦茵小傳卷上

英國哈葛得原著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
同譯

第一章

居英倫北海之濱。潮音所及地。有蘭保洛禮拜寺。壞殿之基存焉。寺盛時。寺外有城。今亦圯毀。遺跡留遺。則壞寺門趾。猶殘骨之留於人間者。寺之東偏爲草磧。磧外海也。立寺基北望。則瞭白拉墨司小村。漁家紅瓦鱗鱗然。方蘭保洛未經圯毀。白拉墨司爲海埠。人物繁夥。數百年來潮汐起落。沙崩崖傾。所謂海埠者。淪於海中矣。

蘭保洛已代謝。而白拉墨司亦從而替焉。凡前此城中雉堞連雲。林墅縱橫。遊人如織。今則徒遺一壞寺之基而已。壞寺基於高埠之上。後臨荒圃。纖草如氈。而草中縷縷有行人微徑。自蘭保洛經行至白拉墨司。則小湫縱橫當路。水色正墨。海鳥時時飛集。其中循草徑直上高阜。多杉木。衆杉環繞中。有小屋巍然。人稱之曰摩亞莊。

居人結宅者。頗心賞其地之佳。而詩人則謂其地過於幽蒨。識者亦甚以爲然。地當春夏之交。草木翳綠。不見穠花。但時時觸蝎虎出沒。壞牆之上。野花一一輒作慘紅。視之令人無數。似造物特設慘淡悲涼境地。以撩行客悲懷。益以今昔變遷。遂愈生其憑弔。

吾書開場之首章。事在夏之六月。時天氣清佳。赤日無雲。海水澄碧。光景奇麗。遊蜂作聲於墳塋野。花之上。求蜜。黃鶯飛鳴樹間。有女子迦茵者。坐於風光之中。如感秋思。雖當盛年。而生此家鄉。所接於目。半皆窳窳。似此荒寺古墳。咸若來告此女子。意謂愁患之事。吾輩已前經今。皆成過去。特汝之憂患。正未有窮期。行方來耳。

迦茵者。非名門閨秀。善村墟中一好女子。美文而通。文通之弊。其憂患轉甚於目。不知書者。顧蹇遲雖乘。而賦秉絕厚。姿容既媚。復涉獵文史。操守至嚴。以清儻之才。乃所託不類。因是頗鞅鞅於造化之弗公。

迦茵此時懷抱。雖非殷憂。然女子善懷。是其恆狀。蓋迦茵有姨氏臃腫無知識。常與

迦茵處。同時有一人欲圖娶迦茵。而女殊不當意。姨氏素以酤酒爲業。惡少羣飲其肆。長日喧。迦茵意雅不欲。女性明晰。而所接均蠢蠢。臭味既不相類。長日嚴扃深居而已。凡人命運雖蹇。尙足以理自勝。特外至之凌踐。則枯鑿不復可耐。

以上敘迦茵之身世也。迦茵系出渺茫。莫省其父之姓氏。其母卽姨氏之女弟。生二歲時。母亡。亦莫名其所由死。母氏所遺。僅髮縷一束。及模糊之影相而已。影中亭亭倩影。貌與迦茵鬢髻也。姨氏嫁格林華德。出遺物授迦茵。並指示其母容貌。令珍藏之。

餘物則禮拜寺後三尺斷墳已耳。此墳迦茵亦問諸格林華德氏而得者。因是迦茵始識其母墳。墳不表不樹。無碣可憑。格林華德氏曰。是婦也。旣無夫氏。又非室女。則墓碣一方。祇能鐫諸死者之心。勿須碣之墓上。迦茵聞言大戚。自是以來。遂不復問其母之身世。迦茵性孝。終不以其母失節。遂鄙其所生。又自審命薄。匪特不以爲辱。轉傷母氏之飄零湮沒以死。於是長日恆念其親。一日病中。恍惚間若見死母來與。

接吻。後此追思。愈知世界之中。摯愛者。無若死母。於是隱影追形。結一團凝想。悉向其死母。每遇弗適之時。恆至母墳。伸訴意。一身之血。均死母墳中之血。息息無不相通。此時迦茵之家。正去墳近耳。

迦茵親戚。但有姨氏。然實不能得彼之憐。細審隱情。似死母生前。與不協者。卽迦茵意念。亦非甚服其姨。特勢方依人。不能不屈就驅策。而姨氏終如冰雪。遇之無恩。亦不令其外出圖活。有時與姨氏辯論不協。將欲舍此而去。姨氏則強留之。迦茵知強勉之留。非出憫恤。又念所以強留之故。不必衷之愛情。亦非用以自助。留後。閉置屋中。不令他出。久之。大悟姨氏夫婦。蓋恃之以活。非己身寄活於彼夫婦也。復念酤酒所入。恆微。而格林華德復喜揮霍。既無生財之道。何由浪擲至此。然姨氏家中財用。則源源如流水。卽迦茵求製一二新衣。而姨氏亦恆予之一日。迦茵求其姨氏入學堂。自審必無成功。逾數日。而格林華德氏已送致城中肄業。且日給膳費。助讀。迦茵既至學。則多屠沽之子女。自他堂視之。恆蔑不爲齒。迦茵者。倔強負氣。歸時自言是。

堂賤。欲更進於高等。姨氏夫婦駭愕久之。似有所商於人。逾數日。姨氏復入語迦茵。謂吾業賤。爾亦不能自致於高等。當循分而已。

迦茵遂又入中等學堂。居堂至十九歲。堂課所得。萬非貧家可幾者。尤有女友。門第恒高。而過從甚樂。迨至十九歲。姨氏忽趣迦茵立時去此堂。顧前此亦未聞有言及此者。迦茵愕眙莫名其所以。深思率爾去堂。又何以故。然侵晨中。有來文杰者至家。是人爲居停主人。指揮屋舍。言將葺其滲漏。意吾之在堂。關鍵其在此人耶。來文杰時來。迦茵與接談者。僅五六次。而來文杰每遇迦茵。恒注視如有所念。是日來文杰復來。垂別時。迦茵適過其側。聞來文杰語姨氏曰。是太肖名家女也。迦茵自審是必爲我。而發。迨來文杰出。復鄭重與迦茵道數語。悠然而去。其人頗甯靜有威儀。

迦茵歸自學堂。情狀益無聊賴。以堂中多貴族閨秀。論文極歡。迨歸。酒肆湫隘如昔。益形鞅鞅。思欲引去此地。意惟爲教習於外。始足避此猥雜。然須請之姨氏。而姨氏仍不敢專決。久乃報之。卒無成功。且迦茵所學遠不如人。又處館者多。位置遂闕。時

有女友密告迦茵以君國色爲此動生覬覦。轉足自累。尋館筆根家。半爲保氏。半爲課讀自活。迦茵居筆根家九閱月。以聰明美麗之故。筆根大惑。因之恒與其妻反目。其妻趣迦茵行。書中所謂迦茵坐於風光中如感秋思者。卽辭館之第二日也。

迦茵無聊不適之故。非必抱此絕代麗質。都無愛慕之人。顧愛者雖多。而迦茵恒不屬意。其中最愛最慕者。則又迦茵所不愛不慕之人。其人爲三母爾洛克。洛克土豪也。有田五百畝。中三百畝爲己產。其餘則賃而耕治者。以地望衡之。迦茵宜求偶於洛克。無洛克下顧之理。乃洛克之顛倒迦茵。如顧惜其性命。常情度之。必謂迦茵當迴身就抱。而迦茵則冷澀若無覩。絕不與通。旁人遂莫喻其故。此日獨坐荒曠之墟。卽所以趨避洛克。以此地僻人稀。洛克必不能至。蓋爲洛克糾纏。毫無情趣。遂覺觸目所及。在在悉寓淒涼。方凝想間。陡見人影。蕩漾矗立其前。脫冠爲禮。則洛克也。

第二章

洛克行年三十五。儀表亦不猥鄙。旣頤而癯。晴作蔚藍色。却甚流轉。五官端整。惟下

頰稍長而鉅。洛克惡之。因蓄長髮以自蓋。臂修而掌溫嫩如女子。時伸時屈。對人若無可自容。服飾則介於教會及村居人之間。黑衫長袂冠氈冠圓頂而廣。齋着騎士高鞞。豪豪然。

洛克既見迦茵。稱曰。赫司德姑娘。日來安乎。聲極和婉。而右手瑟縮弗寧。弄其毡冠。未敢出與迦茵爲禮。迦茵大震。顫聲應之曰。先生佳乎。胡以語至此。止。意謂胡以至。此得我耶。既而改曰。胡以來。騎來耶。步來耶。洛克曰。步也。語次直頰其頰。意步行非貴。因而中歎。徐曰。吾莊去君密邇。聞攬勝於此。因步而就君。迦茵曰。先生非詢吾僕氏。始知吾行止乎。洛克笑弗答。於是相對無言。迦茵但見洛克以指撫其冠齋。數數環復不止。迦茵無言。久乃曰。先生曷冠此間涼也。洛克曰。我不畏涼。特以女郎見愛。敢不如教。遂冠而立。迦茵自念洛克誤會吾意。以爲愛也。乃峻止之曰。可毋須謝。言已儼然。洛克仰天久之。意似求天助其感動迦茵者。久復曰。女郎胡爲好行叢塚中。迦茵曰。洛克先生是問。樂甚。吾能長眠於此者爲狀。當更樂。洛克聞言。毛骨竦然。洛

克體幹素堅實。初不冒寒而顫。顧以迦茵言。不期惶竦如中寒。大抵男子求偶。恆不願聞是言。以意中人既嗜死如飴。則愛情殊無所用矣。因曰。女郎盛年。何可言此。女郎之宜嗜者多矣。此中何味。迦茵曰。吾宜爲者何事耶。洛克賴顏久之。曰。女郎不當蓄搖牀耶。搖牀者。生兒置之牀上耳。意諷其嫁夫。迦茵曰。此非吾願。吾所喜者。仍窈窕。洛克聞言思退。然洛克貌類婦人。而精力無與倫匹。因曰。赫司德姑娘。尋又稱曰。迦茵。吾有秘語相告。迦茵知來意弗良。思以他語挫斷其詞鋒。因曰。吾坐久欲歸。洛克曰。是安可行。吾將求盡吾言。因橫阻其去路。迦茵曰。趣言之。其聲似驚。而復似怒。洛克囁嚅不能出口。至第三次。乃曰。我愛女郎。且曰。上有蒼穹。下有冥司。均鑒吾誠。吾至念君。甚於他人。迦茵廢然欲僵。此時洛克性情迷惑。唇翕翕上下動。以手撚鬚。狀甚凶頑。迦茵生平殊未覩此狀。因而大震曰。吾甚有隱憂。洛克曰。以女郎抱絕世艷質。隱憂胡爲。迦茵平爾亦知愛之一字。關係至鉅。卽以我論之。天下婦人安有如是之奇遇。吾家清白。而又素封。屏卻無數因緣。均爲女郎。方爾十六時。我已注念無

已。彼毛登婦。姿容既好。且挾嫁資六千鎊。甚欲偶我。我立卻之。尤有牧師之發。係出名門。彼亦眷眷我。亦卻之。且吾之戀汝甚於戀產。及其靈魂。白日相過。夢亦沾滯。脫吾不得汝爲妻者。吾於世界中尙復何樂。語已。神竦肉顫不已。

迦茵始特不悅。至此大窘。洛克呶呶時。而迦茵百覓不得一言相抵。始特不願與接。至聞其談吐。竟如目觸。道殍兇穢。毒人思覓。地自脫。忽得奇計。立而語洛克曰。先生何由徑欲得我。我赤貧如洗耳。彼毛登之婦。廣挾多貲。偶先生佳耳。洛克曰。女郎誤會。吾疊舉彼二婦者。非意在得錢。特用爲女郎之比例。我之愛爾。恐觸怒不遑。矧敢唐突。

迦茵女郎。爾終竟待我如何者。我之對君。誠謂君爲吾意中第一之婦人。用敢吐其情愫。如苟見屬。則吾願立志爲好男子。以服事女郎。卽以生事而言。苟至吾家。復何憂貧。吾之生平未嘗求人。然必求君者。蓋非君不能得生。語已。淚落如繩。迦茵見之心頗爲動。蓋婦人之情。見人誠懇至此。雖堅亦確。因強對之曰。洛克先生。君縱鍾情

如此而我卻無情。洛克聞言。頰幾爲落。久之曰。吾生何福。能得君憐。然君誠告我。意中果有他人否。迦茵瞋目言曰。此地何人爲吾愛者。洛克曰。我知之矣。此地之人。甯足爲君愛。爾之門地。吾固不問。特以玉色花容論之。已踰於貴家。願女郎求偶。當於其類可也。女郎果不見愛者。吾尙有正言誠告。幸女郎勿希高闊。轉滋異日之累。且告女郎。脫有人愛汝者。堅囑其人。幸勿遇我。遇我必無倖。然吾尙有機緣。可以自遂。迦茵女郎。吾不逼汝。汝宜澄心思之。我雖焦思酷恨。急欲自遂其謀。然雖久候數年。吾亦無悔。意在必欲得汝。吾適所言。躁妄已極。驚及女郎。吾罪重矣。嗟夫迦茵。爾能自決計。俟吾更來陳請耶。究之女郎如何。吾可仍至沙家。脫吾氣尙存。必終得汝而後止。迦茵曰。此何爲者。天下豈有情緣既慳。而久俟乃反脾合。吾不相愛。何緣能作君婦。以吾決之。此議可以自是罷矣。茲事非我之罪。幸先生容之。

洛克曰。女郎卽拒我。初亦無害。移時將轉念好我矣。幸勿以至情人之語。如沃渾水於地。且爾自入學堂。遂不垂青於我。我固知之。想君姨氏。於君必有所言。當力爭而

從我。迦茵曰。此事切勿語我姨氏。洛克曰。吾已言之矣。彼尙許我以成功。我知此姥聞女耶見拒。必且弗悅。迦茵聞言。顏色大變。知姨氏好利而囂。必先入洛克之言。與之爲難。洛克得聞。知姨氏可以爲助。遂借之以刼迦茵。因曰。迦茵聽之。爾能迴心向我。我決不令若姨苦汝。且後此能令彼不敢更出一顛言。吾之所求至恕。惟迦茵能於六閱月之後許我至此。探取消息。於願斯足。想此事初不爲難。於我亦問得一絲之希望。迦茵自念此時妙訣無若斬釘截鐵決絕之。然拒之過深。則弗勝阿姨之虐。脫僞諾之。則阿姨或不釋我。而且遷延此六月。爲時甚緩。尙足自圖兔脫。因語洛克曰。吾若許君以六閱月取決。必此六閱月中勿得嘵嘵作情語。亦不能奮至吾門。如是者可許也。洛克曰。吾誓不釋女耶矣。迦茵曰。善。惟所允六閱月非允婚成。若思索不能自決。則吾六閱月後之言儘可如今日言也。洛克曰。吾知之。迦茵於是出手與之爲禮。洛克得迦茵手。情網忽動。因親之至再。迦茵縮手怒曰。行矣。卽此一端足爲爾失信之符驗。洛克曰。吾過矣。上帝知吾情不自禁也。至於諾責。吾決不負。語已向

草磧中款步去。

迦茵見洛克行如釋重負。跌坐地上。仰天。噓氣。雖爲樂片晌而愁緒忽潮起。以爲概。豈若洛克者。能堅守信約耶。且吾此時悉力拒之。彼對吾姨。安能勿聲。蓋知阿姨嗜利。必欲趣嫁洛克。若如天之福。洛克不言。則時日少須。尙足自脫。旣而又自念曰。阿姨殊怪特。彼洛克門第奚高者。胡以必欲廢吾終身嫁之。然則吾生若丐者之孤露。似一得洛克爲偶。已同繫援於高閣乎。此時迦茵所坐處。均來貢家之祖塋來貢者。聞家也。迦茵母家出於來貢氏。自念惜吾生不知父處。若知父名閥。則吾求託於來貢氏。較諸洛克不更貴耶。惟吾不知父處。故洛克敢自高其聲價。以勢相脅。然余縱無父。抑尙有自由。彼農家子。安能迫我。至於極地。

思至此。膽力復壯。自審年歲旣富。而學問復足自活。且亭亭俏影。儻然出塵。奚患無託足之地。且爲人生而無姓。爲事更易。即使得罪有司。亦不至累及宗屬。自今以後。余惟自適已事。不審其他。矧父母旣已不在。則我卽爲我之主人。烏能以素所不愛。